

■ 图片故事

人间有味是清欢

□ 韩星星 文/图



在城里生活久了，不仅胃口萎靡，对时节的感知也会衰退。就像冬天，比故乡还遥远。

小寒不寒。父母电话里叮嘱，我才知道已进入数九寒天。“小寒大寒冻成一团。”就像城市和乡村，我与父母也生活在两个世界和时节里。“小寒大寒又一年。”这个“年”，犹如城里的冬天，0℃，冰水相融，既指过去一年，也指新的一年。

记忆里，寒冬总一个模样：雪飘，冰封。那时，父母还年轻，有使不完的力气，连寒气都呼呼地躲着他们。当乡邻还窝在被窝时，他们就已在地里忙得热火朝天。那些白菜、萝卜和葱，比我还懒，赖在雪窝里，不愿出来。父母要把它们叫醒，赶回家，准备过年。

父亲起得总很早，拉一板车蔬菜，摸黑赶到集市，企望卖个好价。整个上午，母亲都不时站在门口，向村头张望，等父亲。我也一样焦急。父亲回来时，会给我买零食、玩具。那时，我常无所事

事地想，父亲一定背着我偷偷给母亲送东西，不然她急啥啊！

父亲回来，把钱交给母亲。那是他们最幸福的时刻。阳光含情脉脉，他们依偎着，数卖菜的零钱，算计用处……卖上好价时，父亲会割些肉，母亲炒两个菜，喝至微醺。“雪沫乳花浮午盏，蓼茸蒿笋试春盘，人间有味是清欢。”这就是所谓的清欢味吧，也叫幸福。

卖完菜，也就快过年了。母亲拿出钱袋，和父亲盘算一年的积蓄，商量如何过年……末了，父亲狠狠抽口烟：真快！小寒大寒，又是一年。说这话时，他是骄傲的。是赞许吧？母亲温柔地看一眼父亲。那一刻，时光温馨的赛过浓郁的年味。

年复一年。年复一年是多少年？我不知道，于父母，只是老了时光，变了容颜。

我长大，读书，工作。站在家门口等父亲的，只剩下母亲。我终于知道，那份坚守和等待，什么都不为，只因为关心，以及

爱。“多一分机智，即少却一分高雅。”这样看，父母也和苏轼一样高雅。“人间有味是清欢”，父母吟不出这般诗词，却给予了我这样的生活。

元旦回家，父亲又上集卖菜了。我陪着母亲坐在门口等他。母亲也没闲着，父亲喜欢抽烟，她也有了缝补不完的“窟窿”。阳光不锈，母亲却怎么也纫不上线。她揉揉眼，叹口气：老了，不中用了。我打量着母亲，时光也会“变脸”，竟给母亲换了副模样。

父亲回来，缩着肩，哈着手，他也会冷？他的手皴裂的厉害，深过额头的皱纹。和母亲一样，他也老了，开始抵御不住冬寒了。两人灿烂笑着，依偎着点数零钱，算计年货、化肥种子、我的房贷……是风寒吧，那些皱巴巴的零钱，在他们手里瑟瑟发抖。

年复一年，是新的一年。时光会老，容颜会变，但总有些东西崭新如昨，像父母的濡沫之情，像他们对我的天伦之爱。小寒不寒，人间有味是清欢。

■ 家庭相册

姥姥的“规矩”

□ 张叶 文/图



姥姥第一次去吃西餐，是她81岁寿辰。一杯拿铁上来后，哥哥悄悄叮嘱姥姥：“在西餐厅，您得右手拿刀子，左手拿叉子，这是餐桌礼仪，不然人家笑话。”姥姥嗓门一亮，笑了：“我当年在徐州吃香喝辣时，洋鬼子还不会吃面条呢！”徐州的油条烧饼以及天桥和绸缎，那些打着油纸伞带孩子看戏吃冰糖的时光，是姥姥年轻时最美好的回忆，还有小笼包，哪个不比这一杯又甜又苦的糊糊味道好？

说归说，姥姥去哪里，还是不肯为儿孙们“丢脸”的。她勤快惯了，每次下饭店，都恨不得替店家把盘子洗了，剩饭剩菜必定要打包。一次，舅舅的小儿子将菜汤洒在了饭桌上，姥姥便掏出自带的绢手帕仔仔细细擦拭。舅舅拽拽她：“那不是有服务员吗？咱花钱买服务的，你自己这么勤快会……掉价！”说着就要喊服务员。姥姥对舅舅一个白眼：“服务员不是忙吗，你看看，这个喊那个喊的，咱自己擦又累不着！”舅舅又说：“您又忘了‘餐桌礼仪’了，出来消费的人就是来享受的，不用自己动手！”姥姥说：“哪那么多说道，你们讲你们的‘礼仪’，我有我的规矩”。

说来，姥姥的餐桌“规矩”可还真不少，我是打小就领教了

的。最基本的就是：拿筷子时不准筷尖指着人，吃菜要从盘子周围夹，绝对不许跟鸡刨食似的乱翻；喝水或喝汤不能发出“呼呼”的声响，嚼菜不能吧唧嘴；去邻居家借东西再饿也不能留下了吃人家的饭……那些曾被我和姐姐误认为“老封建”的规矩，却成为我们最早的良好习惯，至今受用。

只是我从来没有想到，像去快餐店这种地方，姥姥的餐桌规矩比我们还要与时俱进。比如，她吃完汉堡肉卷后，会将所有的包装纸都塞到空盒子或饮料杯

里，最后学着服务员将它们倒进大垃圾箱。其实，西餐厅历来都提倡个人将用餐垃圾自行倒掉，但似乎极少有人会这么做，大多数的人还是习惯像在中餐馆那样，吃完了就狼藉一片走人。我问姥姥如何就这么“时髦”，姥姥说：“你走个亲戚啥的，吃完饭还不帮人家收拾收拾，不然那么懒一屁股坐那里，时间长了谁还喜！”尽管这不是亲戚家，但姥姥认为，举手之劳就能处理的事，干嘛非摆那么大牌子让别人去做？即使在中餐馆，不必将碗筷送回厨房，她也会将一桌凌乱的餐巾纸收拾干净丢到垃圾桶，在起身离开时会看一眼桌子，认为“好看”了才舒坦。

姥姥还有一个“规矩”让我特别感动：就是家人感冒生病的时候，她是坚决不允许去饭店吃饭的——怕将疾病传染给陌生人。如果患有传染性疾病的都能这样想，那得减少多少交叉传染啊！

姥姥后半生都在老家山村度过，曾经贫寒、守寡的艰难岁月没有磨掉她干净利索的性情，老了也是个清爽灵活的有趣老太太。受她的影响，这几年，每次我带孩子出外吃饭，临走时都会将“残局”归置一番，能扔的垃圾先收起扔掉，让餐桌保持“好看”，心境也为之怡然。

■ 青春岁月

熠熠生辉的十八岁

□ 马海霞 文/图



秀和我从小学到高中都是同班同学，记得上小学三年级的冬天，她趴在课桌上呜呜地哭，一问才知道，原来天冷，教室里又没生炉子，她的手都冻破了，疼得她哭了。

秀聪明乖巧，学习一直很优秀。秀读高三那年，家庭突变，父亲得病去世，母亲一人拉扯她姊妹三人，秀是家中长女，任凭老师如何挽留，她坚决不参加高考，辍学回家了。她说，她已经十八岁了，成年了，该为家庭分担责任了。如果参加高考，考上了大学，母亲无论如何也会供她继续读书的，还不如不考，不让母亲纠结。

辍学后的秀去了村办的纸箱厂干活，第二年又去了镇上的砖厂打工，当同龄的小伙伴们大学毕业时，秀还在砖厂的砖窑上搬砖，砖厂老板听说秀高中毕业，想把秀调到办公室干统计，秀一听统计员的工资没有在车间干活高，就婉言谢绝了。

我曾去砖厂找秀玩，还站在窑车上替她搬过砖，干了几分钟就因搬得太慢，传送带上的砖坯都“啪啪”掉到地上变了形。虽然秀比我矮小，但干起活来，我十个也顶不了她一个，她一次搬五块砖坯，连续干半天，丝毫看不出她干得吃力。她让我看她的手，满手都是硬茧，摸一下像砂纸一样粗糙。她笑着对我说，你从未干过体力活，手上根本没劲儿，我的力气是一点点积累磨练出来的，虽然我这双手看着不像

女孩的手，但因为经常干活，血液流通快，冬天再冷也不冻手了。

等秀的妹妹都大学毕业了，秀才离开了砖厂，去技校学了三个月的裁剪，半年后，秀在村头开了家服装店，两年后，服装店搬到了镇上，后来她的小店生意红火，秀又把服装店开到了县城，如今的秀秀服装店已经成为县城步行街上的一个品牌。

这几年，大家都变化很大，当年大学毕业的同学有的下海经商，有的下岗后没找到合适工作，在家安心做全职母亲，有的死靠在效益不好的单位，从事着鸡肋般的职业。去年同学聚会，我们几个女生在一起聊天，都羡慕秀有一技之长，既获得了自由又获得了财富。秀感慨道，现在服装店也不好干，会裁剪衣服也不是最安稳的饭碗，但我不害怕，假如有一天我的服装店经营不下去了，我再回工厂打工，现在到处都缺劳动力，我有力气，到哪里都能混碗饭吃。

记得我看过一篇文章，一位女士去看手相，当她伸出自己的右手时，算命先生看到她粗糙的手上满是老茧，便说道，你的命不用算了，拥有这样一双手的人，本身就已战胜了命运。

原来，最长久的一技之长是吃苦耐劳，而力气是磨练出来的，谁能在青春年少时让自己磨练出这种本领，谁就为自己一生做好了铺垫。

■ 征稿启事

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？您身边发生过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？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？如果有，那就用笔写下来，给我们投稿吧。

投稿要求如下：

图片故事——以有趣的照片为由头，讲述您与照片有关的故事。

事。可以是今天的故事，也可以是昨天的故事（每篇1至4张照片均可，800字左右。请注明您的真实身份）。

工友情怀——以真实的工友间发生的事情，表达工人阶级的互助情感（每篇800字左右，要照片）。

工会岁月——以照片为由

头，讲述自己的工会工作经历（以一个故事为主，800字左右，有1至3张相关图片）。

青春岁月——讲出您青年时的小故事并附相关图片。每篇500字左右，署名可尊重您的要求。

家庭相册——以家庭照片的形式讲述您和家人的小故事（每篇300字一张图）。